



日记

留德岁月 (第三卷)

1934-1946年



全國百佳出版社

014061227

K825.4

350

V3

季羡林 日记

留德岁月 (第三卷)

1938.3.25-1939.11.15



季羡林文化基金会

陕西省季羡林国学院 整理

李小军 钱文忠 季承

K825.4

350

V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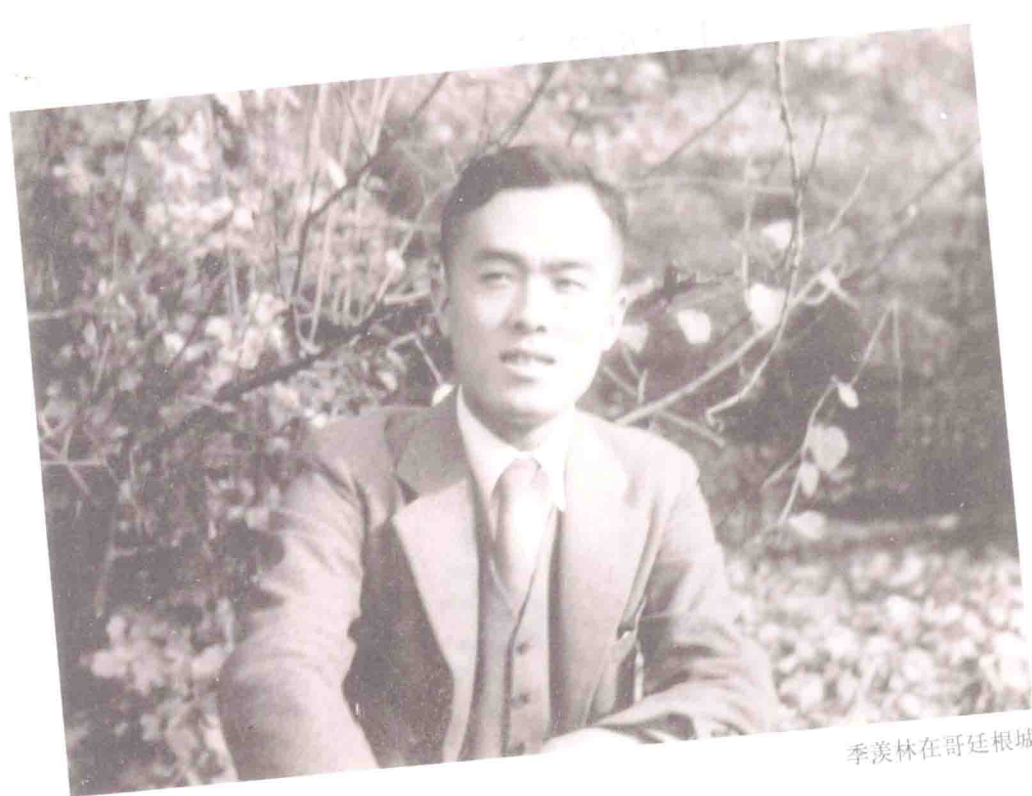


北航

C174833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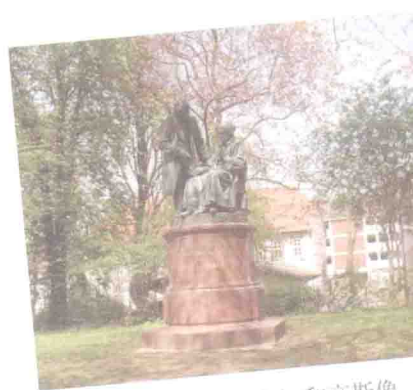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季羨林在哥廷根城



高斯—韦伯楼，是季羨林几乎每日必去的研修之所



哥廷根城内的韦伯（左）和高斯像

十二点吃过麩色, 念 *Kāśika*, 念 *Agneda*. 翻
看其他别的杂书.

四点步出来, 走过昇院门口的時候, 想进
去看一看, 但終於也没进去, 就回家来.

念俄文, 看报.

吃过晚饭, 念 *Agneda*, 看英国文学史. 自己选定
一几悲剧主角. 我英文交行命运, 一切著
译命运去在办课. 十点睡.

九日 七点半起来. 吃过早点, 出去, 先到 Aula 去
注册, 又是等) 半天, 今学期学生似乎还
不少. 注意就到梵文研究所去, 念 *Agneda*.

十点步到中文研究所去, 今天并有 *Van-
besprechung*. 我以为不会有学生去, 但
居然去一个. 读一半, 给他看一看我
们的书, 就到梵文研究所去. 念 *Agneda*.

十二点吃过麩色, 仍然念 *Agneda*.

三点由 Pastor Hartmann 到人类学研究所
去上 Prof. Füg 的课. 四点步下. 课, 回



哥廷根城漂亮的街道



哥廷根城市政厅



哥廷根城牧鹅女铜像

一九三八年

三月二十五日

七点起来，伤风已好，但鼻子与嗓子之间还储满浓鼻涕与痰，不知什么时候才弄干净。

吃过早点，念阿刺伯文。有一个期间，颇觉得阿刺伯文不容易，很想丢开学点别的东西，但自己终于硬着头皮念下去，现在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困难了。

十点到中文研究所去，开始写书签。一写写了一早晨，颇无味。

十二点多吃过面包，把想写的写完，就翻阅《禹贡》，藉以休息。我看的多半是游记一类的文字，取其轻松不费力，但从这里面也能得到很多知识。

又念 *Meghadūta* (《云使》)。

五点回家，外面真正是春天的意味。浑身感到轻松，但因而也就感到说不出的倦意。

到家，又看《禹贡》。看了许多描写河套的文字，把我又带到另一个世界去。

吃过晚饭，又看了点书。

二十六日

半夜里醒来，听到窗外有缠绵的雨声。早晨七点多起床，天气果然变了：一阵晴天，一阵大雪，就这样，一直延长了一天。女房东说：这是地道的

四月天气，今年提早来到了。

吃过早点，念阿剌伯文。

十点到中文研究所去，念 *Meghadūta*（《云使》）。又翻看了半天《禹贡》，看到□□□讲月氏的文章。这与佛教有关，也在自己研究范围以内的，但看起来，头绪更多，就在这一块园地上，也就有这许多问题，更知研究学问的不容易。

十二点回家，外面下着雪。

到家，吃过面包，睡了一觉，起来念 *Meghadūta*（《云使》）。

五点新到哥廷根的一位黄席棠先生来找我。谈了半天，他邀我一同出去散步，一阵暴风雪刚过去，空气清新得很，晚凉如水，西天又露出一抹斜阳返照出的红霞，美极。在山下走了一转，回家的路上，终于又让雪扑了一阵。

吃过晚饭，休息了一会，随便看了点书又念黄席棠。十点多睡。

二十七日

星期日。七点起床。外面阴着天，但也有阳光漏下来。

还没吃早点，那位黄先生就来了，我只觉得这位先生有点莫名其妙。

吃过早点，坐了一会，就一块儿出去，到释勒坪去。龙田还没去，我们就到山上，稍稍走了走，下来，他们仍然没有来。我们只好进城，到龙家，龙不在；到田家，田也出去了。我们无处可去，到城墙上坐了坐，就到学生食堂去吃饭。天气极冷，像冬天。

在食堂里遇到田龙。吃完，一同到龙家去，喝了半天茶，上下古今乱谈了一阵。窗外天气，始终同早晨差不多，半阴不阴。街上一大群黑狗、黄狗外带小狗，鸣鼓而过，是宣传什么选举的。

六点回家，在门口遇到马同叶。他们跟我到家里来，又是胡谈一阵。这两位仁兄，不来也好，看了就令人不起劲，快七点他们才走。

吃过晚饭，休息，看了会报，又念 *Meghadūta*（《云使》）。十点多睡。

二十八日

七点起床。天仍然阴着。

吃过早点，念阿剌伯文。

十点到中文研究所去。路上有出太阳的意思，但却冷得很。眼看花都渐渐开了，这样一冷，让花不能痛痛快快地开一下，天公有点不做美。

到了研究所，念了点 Kielhorn（基尔霍恩），就开始写书签。写倒不费劲，但把一部部的书都翻开来，看看卷数，看看内容，却有点麻烦。书里面满是灰，结果弄得桌子上身上也黏满了灰。

一点，吃过面包，翻看了半天《禹贡》。以为精神或者不至再倦怠了，但不然，精神，终于还是倦了一阵，伏在桌子休息了一会，接着写书签。

念 Meghadūta（《云使》），Kielhorn（基尔霍恩）。

五点半出来，出了太阳，从城墙上一直走到鹅池，稍稍散了散步，才回家。

到家，看《广阳杂记》，自今天起开始立笔记，凡有关佛教的材料皆分期记下来。

吃过晚饭，看《广阳杂记》，把一本看完，又念 Meghadūta（《云使》）。十点多睡。

二十九日

七点起床，天阴得很黑，夜里下过雨。

吃过早点，念阿剌伯文。

十点到中文研究所去，雨濛濛地落着。

写了点书签，念 Kielhorn（基尔霍恩）。

自从昨天开始立笔记以来，自己又添了不少的工作。最初自己决意在德国只念梵文，把梵文弄好，回国再看中国书。但现在却觉得，还是现在就开始念好，因为搜集材料写笔记在短时间都不易有什么成绩，而且自己现在念梵文之余，反正免不了要翻翻中国书的。我只恨，自己决意念梵文，

决意得太晚了，白白丢掉许多光阴。

十二点吃过面包，随便翻书看。

精神照例倦过一阵之后，又念 Kielhorn（基尔霍恩）。

五点出来，到街上买了点东西，就到城墙上走了走，天阴得很黑，空中飘着雨丝，从旧墓地鹅池绕回家。

到家，又念《广阳杂记》。

吃过晚饭，看《广阳杂记》，这位刘献廷先生真是三教九流，无所不通。十点多睡。

三十日

七点起床，天仍然阴着，而且还在濛濛地落着雨。回想前两天春阳明媚，仿佛现在春又离开人间了。

吃过早点，念阿剌伯文。

十点到中文研究所去，念 Kielhorn（基尔霍恩）。弄来弄去，终于还是不能全弄清楚，又有点悔意。但立刻又恢复了勇气，非克服梵文不可。

十二点吃过面包，随便翻看了点书。外面天愈来愈黑，自己也恹恹的不带劲，书也无心再念下去。于是就出去找龙，不在，自己到游泳池附近走了走，回来找田，黄也在田那儿。一直谈到三点多，同黄去找龙，这回找到了，稍稍坐了一会，就一同出来散步。从城墙上一直走到 Schiller Wiese（席勒草坪），又走上山，风把濛濛的雨丝吹到脸上，凉凉的，是春的味道。

从威廉园转下山，看到含苞未放的杏花，在细雨中，黄昏下，另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意态，想到唐人的诗。

吃过晚饭，把《广阳杂记》看完。休息了一会，念 Meghadūta（《云使》）。十点多睡。

三十一日

七点起床，天阴，风大得很。远处山上林子里风像牛叫。

吃过早点，背了几个梵文单字。十点到中文研究所去，把墨磨好，刚写了个书签，王去了。他刚从汉堡回来，让我替他写一封德文信。我托他带的六色铅笔也带来了，心里很高兴。

同王去找田，路上遇到龙，一同走到田家，坐到十二点，一块到 Mensa（学生食堂）去吃饭。在食堂里遇到黄，吃完就一同到龙家去，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。喝茶喝到三点，这大队人马又一齐杀奔到王家去，仍然是胡聊。

五点出来，我到中文研究所去，把早上想写的书签写完。本来还想多坐一会再念一点书，但天阴得这样黑，这屋子愈显得阴沉，心里不带劲，便提起书包来，回家。风同早晨一样大。

到家，念 *Meghadūta*（《云使》）。

吃过晚饭，接着念 *Meghadūta*（《云使》）。九点洗澡，十点多睡。

四月一日

转眼一个月，假期又过完了。

七点起床，吃过早点，就到梵文研究所去。天阴，濛濛地落着雨。

我以为今天说不定就开始上课。到了研究所一看功课表，才知道都是下礼拜开始。

好久没到研究所来了，一进来觉来（得）一切都非常生疏。念 *Meghadūta*（《云使》）。

十二点前 Müller（缪勒）去，同他谈了一会，就到 Mensa（学生食堂）去吃饭。在食堂里遇到田王黄龙四位，吃完，出来，雨还在下着。有人提议上山，我们就从释勒坪经过，走上山去，雨一直没停，但也不大，在树林子里走了走，就又下山来。走到 Merkelstr. 的时候，看到家家门前有各种各样的花，现在正在怒放的时候，一片锦绣，哥廷根真是花城。分手回家，到家睡了一点，起来写给虎文一封信。

外面天色愈阴沉了。

吃过晚饭，我随便看了点书。十点睡。

二日

七点起床，天仍然阴着。

吃过早点，背梵文单字。

九点半到中文研究所去。写了几个书签，心里忽然一阵不高兴，无论怎样再也写不下去，就停下看《白话文学史》讲佛经翻译文学的一段，把人名、经名用笔记本抄下来。

十二点到 Mensa（学生食堂）去吃饭，龙、王、黄已先在，不久田也去了。

吃完，出来，外面已经出了很好的太阳。我们一直走到 Schiller Wiese（席勒草坪），在太阳里坐了半天，才走下来。

我同黄走到他家，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来，房子还不坏，惟太小。

三点回家，看从黄处借来的《黄远生遗著》，远生就是他的父亲，书里记的事情极有趣，惟文字不佳。

吃过晚饭，仍然看《远生遗著》，因为看得时间太长了，眼痛起来，只好停下不看。翻了点别的书，看了看报，十点多睡。

三日

星期日。昨天同他们约好，今天到山里去走一走。但早晨刚一醒，就听到敲窗的雨声，知道走不成了。

七点半起来，吃过早点，随便翻看了半天书。雨只是不停，而且愈来愈大。

十点龙在下面喊，我立刻下去。王、田都在黄门口等，又上去把黄叫下来，一同走到王家。

谈到十二点，吃了一顿面包、水果。外面的雨蓦地停了，出了很好的太阳。我们就一同出来散步，从城墙上一直走到 Schiller Wiese（席勒草坪），又走上山去，风很大。

三点下山，同到我家，喝了一顿茶，上天下地地一直谈到六点他们才走。人觉得很疲乏，正想休息一会，马又同两位中国同学来，一位在 Hannover

(汉诺威)念书,叫盛彤笙,一位预备在哥廷根住下去,叫高光世,一直谈到快七点,他们才走。我真有点撑不住了。

吃过晚饭,念了点 *Meghadūta* (《云使》)。窗外风如牛鸣。十点多睡。

四日

作了一夜怪梦,但睡得却极好。

六点多起床,外面阴着天。

吃过早点,就到梵文研究所去。想念点书,但心却怎样也沉不下(来)。一直等到九点,是 V. Soden (冯·索顿) Vorbesprechung (预备课,初探(步))的时间,下楼到前亚细亚研究所等了半天,不见人,又上去到大讲堂,看了看,仍不见人,一直到九点一刻, V. Soden (冯·索顿)同别的学生才去,把时间大体定了定,就各自走开。

念 *Meghadūta* (《云使》)。

十二点吃过面包,窗外射进耀眼的阳光。人很倦,伏在桌上竟然睡去。

醒来,外面天又变了,一阵大雨,里面夹了雪花,又一阵阳光,是地道四月天气。

四点 Prof. Waldschmidt (瓦尔德施米特教授)去,谈了谈功课的事情,决定念 *Kālidāsa* (迦梨陀娑)的 *Meghadūta* (《云使》)和 *Brhadāranyaka-Upaniṣad* (《广林奥义书》)。

四点半出来,落着雨,到高先生家看了看,就回家,写给长之一封信。

吃过晚饭,人倦得不得了,眼皮直抬不起来,想念书也念不下去了。九点多睡。

五日

七点多起床,天阴得一塌糊涂,屋里简直看不清东西,下着雨。

吃过早点,念阿剌伯文。开始念没有母音的 Text (本文)。因为才开头,有几处还有母音,往后就愈来愈少,一直到没有一个母音为止。

十点多到中文研究所去,看了点《梁任公全集》论佛教的文章。

同 Prof. Haloun (哈隆教授) 约好, 十一点为 Vorbesprechung (预备课, 初探(步)) 的时间。时间到了, 却不见有学生来, 一直等到十二点, Haloun (哈隆) 才找了我, 说有学生来了, 想不到竟还真有学生来学中国话。

把时间决定好了, 又同那位学生谈了半天, 就到梵文研究所去, 面包已经在中文研究所里吃过, 所以, 到了, 就开始念 *Meghadūta* (《云使》) 的注。原文真并不难, 但注却磨古, 查来查去, 不知道究竟说了一套什么。现在才知道, 自己的梵文还差得远, 非努力不行! 一直念到快六点, 只念了一页, 而且大半不懂。

同 Müller (缪勒) 回家, 阳光很美。

吃过晚饭, 把请求免费的 *Gesuch* (申请) 写好, 念阿刺伯文。十一点睡。

六日

早晨醒了, 只是不想起, 一直躺到七点才起来。天阴, 屋里非常黑。

吃过早点, 念阿刺伯文。

九点到 Aula (行政中心) 去, 把 *Gesuch* (申请) 同 *Anmeldebuch* (登记簿) 缴给 Gildemeister (吉尔德迈斯特), 就到梵文研究所去。

念 *Meghadūta* (《云使》), 这东西真不容易, 查来查去, 究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 心里颇焦急, 觉得自己真未免有点泄气, 为什么就不能把梵文征服了呢?

十二点到 Mensa (学生食堂) 去吃饭, 遇到田。吃完就同田回到梵文研究所, 领他看了看。他走, 我仍然接着念 *Meghadūta* (《云使》)。

念到五点, 人疲极, 心头也有点痛。抬头看窗外, 又是这样灰暗阴沉的天色, 令人不带劲, 于是提起书包, 就回家来。

正要预备念阿刺伯文的时候, 龙来, 带给我《抗战报》。几天来, 中国大胜, 日寇死无算, 看来倭奴已到日暮穷途了, 心中大乐。七点龙走。

吃过晚饭, 看了点报, 又念阿刺伯文, 眼有点痛。十点多睡。

七日

七点起来，外面又是阴沉的天色。

吃过早点，就到梵文研究所去，雨在濛濛地下着，仿佛春天又离开人间了。

念阿剌伯文，这种不带 Vokale（元音）的 Texte（文献，课文），究竟有点磨古。虽然现在还没感到很大的困难，我想困难恐怕一步比一步大的。即便能把意思弄出来，但所费的时间也不少。

又念 *Meghadūta*（《云使》），有好些句昨天看不明白，以为今天会弄明白的，但今天却是一样地不能明白。对准了一句，瞪起眼来硬看，以为或能灵机一动，恍然明白了，但结果也竟不然，脑袋却渐渐有点糊涂了。

十二点吃过面包，仍然接着念 *Meghadūta*（《云使》），结果同早晨一样地不高明。

四点开始上课，一直到七点才完。人倦得不成样子，眼皮都有点抬不起来。但却真又学了不少新东西。两天来无论怎样也弄不懂的现在全懂了，印度鬼子的文法也弄得这样复杂。弄出这样许多怪的术语，令人莫名其妙。所谓 Indologie（印度学）者，现在我再看起来，简直像大海一样了，我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大，多少深，自己现在知道的一点真正小的寒齿，“生也有涯，知也无涯”，的确是见道之言。

下了课立刻回家，吃过晚饭，念阿剌伯文。人极倦，十点睡。

八日

昨天工作未免有点太多了，早晨醒来，全身仍然感到疲倦，一闭眼就又要睡去，但时间已经不早了，看了几次表，经了几次的努力，才勉强起来。

吃过早点，就到研究所去。天上一阵云彩，一阵太阳，再加上一阵雨。

念阿剌伯文。眼非常痛，仿佛里面吹进什么东西去似的。

十一点下去上阿剌伯文。今学期只剩了我同 Müller（缪勒）两个人了，每次反正总会轮到自己讲，远不如上学期舒服。

十二点下了课，又回到楼上去，念 *Meghadūta*（《云使》）。这第二首诗的注似乎比头一首还磨古，再加上一副疲倦透了的脑筋，更感觉到困难。

一点半吃过面包，仍然接着念。窗外阳光美极，令人想到山上的树林子。

四点开始 Seminar（讨论课），但只说了几句话，就下了课，稍坐，就同 Müller（缪勒）一块回家。眼仍然痛，不敢再看书。

吃过晚饭，我随便翻了点书，就睡下。

九日

七点起来，阴着天，但不时又射出阳光。

吃过早点，在家坐了一会，就到中文研究所去，随便翻了点书。

九点，Dees（德什）去，我们就开始上课。这位先生颇聪明，他很喜欢中国的象棋、围棋，因为他自己念数学，对中国数字也颇清楚，教起来还并不怎样困难，一直到十一点才下课。

他要今天过午同我下象棋，所以，下了课，我就回家来，拿了象棋，到 Mensa（学生食堂）去吃饭。

遇到龙、田、王，龙说，鲁南三万残寇已经全肃清，生擒三千，其中还有 General（将军）一枚。这真是中国空前的大事，不禁狂喜。李宗仁将军毕竟伟大！

吃完出来，遇到黄同高，就一同到田家去，不久 Dees（德什）也去了。吃了点点心，喝了点茶，就开始下棋。这位先生毕竟不凡，他竟有许多出奇的着数，我竟不能赢他，但他下得极慢，二十分钟走一步，我有点不耐烦，王又接着同他下，一盘棋一走走到七点还没完，我只好回家了。

吃过晚饭，念阿刺伯文。十点睡。从八点开始希王八蛋就在 Radio（收音机）里狗叫，九点半才止，颇不耐烦。

十日

七点起床，天又晴了开来，又是个很好的星期日。

吃过早点，看了点阿刺伯文。黄来，坐了一会，就一同到 Schiller

Wiese(席勒草坪)去,风非常大,很冷,一阵太阳,一阵云彩,天气原来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好。坐在木亭子前面晒了一会太阳,又走了走,还不见他们的踪影。

一直等到十点半,才看到田、王、龙从下面走了来,于是我们就一同走上山去。山上风更大,冷得令人受不了。走不远,就下山,进城。

今天是德国选举的日子,街上走的德国人每人挂了一个徽章。投票处的门口站满黄狗、黑狗。我们一直走到学生会的 Mensa(学生食堂),吃完,就一同到王家去。因为无聊,就打起扑克来,一直打到六点才停下,又一同出来到山上散了散步。风停了,夕阳美极,远望西山,一团紫气。

七点回家,吃过晚饭,休息了一会,念阿剌伯文。选举已过, Radio(收音机)里不会再有狗叫了,很高兴。十点睡。

十一日

昨天夜里十二点忽然从梦里惊醒来:楼下无线电里一片狗叫声,大概是老希,也许是别人。叫完就有一片快呼的轰声相应和,其声凄厉,静夜听来,直如鬼鸣。德国这民族已经全疯狂了,总崩溃的日子大远也不会远了。

早晨七点前起床,外面有很好的太阳。

吃过早点,就到梵文研究所去,念阿剌伯文。念到十点,有点倦了,又念 *Brhadāranyaka-Upaniṣad* (《广林奥义书》),这奥义书并不难。

十二点半吃过面包,仍然接着念。这屋子向南,所以阳光能直射进来。这时就充满了全屋。我就坐在阳光里,浑身有说不出的舒适。整个研究所里又这样静,仿佛这一片阳光就专为我一个人预备好的似的,我的整个身体都软了。

又念了点阿剌伯文。五点半回家,刚到家不久,黄来,稍坐就走。

十二日

六点多起床。天晴,但极冷。

吃过早点,就到梵文研究所去。路上冷得不得了,高斯威伯的记住铜

像旁边的兰花本来就要开了，但现在却在料峭的春寒里冻得缩在一起，令人空想那灿烂的花团。

到了研究所，念阿剌伯文。十点，Müller（缪勒）去，他自己没弄懂，于是又东问西问起来。问也没关系，但问过之后就吹牛，令人不耐。

十一点下去上阿剌伯文。十二点下课，又回到楼上，抄 *Upaniṣad*（《广林奥义书》）。

一点吃过面包，念 *Upaniṣad*（《广林奥义书》）。

阳光直射到屋里，热不可当。想不到早晨那样冷，现在又会这样热起来。

人很倦，*Upaniṣad*（《广林奥义书》）的注释又颇为不容易，念了没有多少就不高兴再念了。

四点多同 Müller（缪勒）一同回家，到家休息了一会，念梵文单字。

吃过晚饭，看了看报。人倦得很，伏在沙发上竟想睡去。念了点 Kielhorn（基尔霍恩），十点睡。

十三日

七点起床，天又阴了起来。风非常大。

吃过早点，就出去，先到邮局寄了一本书，就到梵文研究所去。

念 *Upaniṣad*（《广林奥义书》），原文并不甚难，这注释却不容易，所以念起来也并不怎样顺利。

十二点到学生食堂去吃饭，遇到田、王、龙。吃完就一同出来，雨在濛濛地下着。几个礼拜以前，颇有过几天好天气，令人真正觉到现在是春天了，但快到复活节的这几天，却忽而冷了起来，今天又加上了雨，春仿佛已经离开人间了。

一同走到王家，随便瞎扯了一阵，我四点开始还有梵文 Seminar（讨论课），所以我又回到梵文研究所去。

念 *Upaniṣad*（《广林奥义书》）。四点开始上课，原来今天不是正课，Prof. Waldschmidt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）硬加的，他说，只上一点钟。但一直上到六点才完，我们并没有预备这许多，颇窘。